



云纹瓦当

## 遗址概况

东垣古城遗址地处太行山东麓山前平原地带，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部，滹沱河南岸。遗址面积2.76平方公里。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遗址于1956年在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过程中被发现。1963年省文物部门在遗址调查时发现大批燕、赵两国刀币和西汉时期的半两、五铢钱范以及铸币作坊等遗存。1980年，石家庄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对东垣古城遗址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考古调查。2004年省文物部门配合基本建设勘探时发现城垣垣基，2012年确定了东城垣总长，并进行了局部解剖工作。2018年至2021年河北省与石家庄市文物机构陆续对东垣古城遗址开展了区域勘探，但始终未能围绕遗址整体实施全面调查、勘探工作。

## 遗址勘探与发掘工作

2023年，为配合东垣古城遗址保护规划编制工作，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石家庄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联合对该遗址启动全面考古调查勘探，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对遗址博物馆拟建区域展开考古发掘工作。勘探和初步发掘工作结果表明东垣古城遗址地下遗存非常丰富，包括城门、城垣、路网、大型官署建筑基址、手工业作坊区等反映城市运行主要功能的遗存均有发现。

2023年考古勘探面积近200万平方米，发现遗迹总数337处。其中官署基址区4处（由29处相连单体夯土建筑遗迹组成）、夯土建筑基址8处、夯土墙2处（共4段）、夯土城垣1道（共7段）、城门2处、城壕1道（共4段）、道路27条（共41段）、水系11条（共27段）、居住址6处、手工业作坊31处、水井20口、灰坑216个、墓葬8座，遗迹丰富多样。

城垣始建于生土之上，由黄褐色黏土混合深褐色黏土夯筑而成，土质致密，夯层明显。城垣保存状况较差，探明部分大多仅剩基槽，其剖面呈倒梯形，城壕剖面呈“U”形，城壕与城垣间距约17米。城壕内部堆积可分为三层，第三层淤积层深黑褐色淤土内含有白色螺壳。

确认城垣为南城垣东门和西城垣南门，疑似东城垣南门1处。2处城垣均宽约11米，进深约13米，均为单门道城垣。

城内西南部、中部、东北部、南部均发现有古河道、水渠、水门等遗迹，其中城垣内西南部古河道呈西北—东南流向，均宽20米，河道残长648米，距地表深5.6米。年代应与城市始建年代相符，约在战国秦汉时期。该河道应与早期滹沱河关系密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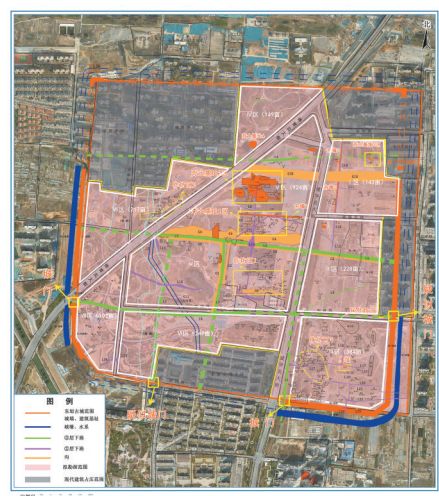
城内路网体系是本年度考古勘探的重要发现。城内发现有“三纵三横”路网体系。纵向（南北向）道路已探明两条（另外一条为古河道冲毁），南北中轴线道路残长362米。横向（东西向）道路探明三条（部分区域为现代建筑及垃圾压占），东西中轴线道路残长1142米。纵横主干道均宽10~12米，厚度0.4~0.6米。主干道两侧存有路沟，路沟均宽约10米。

大型集中建筑基址的发现凸显东垣古城遗址的重要性，且具复杂性。夯土基址集中分布于城内中北部，其中一处基址基础保存较为完整，东西长238米，南北宽143米。基址外有夯土墙围绕，夯土南墙已探明残长333米，东墙已探明残长345米，均宽6米。基址性质应为官署建筑基址，年代约为战国秦汉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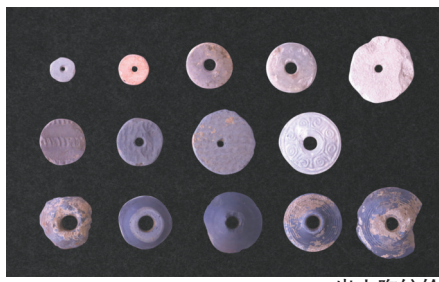
城内存在手工业作坊区，位于城内东南部和西北部，主要遗迹为窑址。在东南部手工业作坊区附近发现密集居住址遗存，居住址遗存主要表现为瓦砾堆积。同时还发现与居住址密切相关的道路遗存。

城内墓葬发现较为零星，主要为战国两汉时期瓮棺葬及东垣古城城市废弃以后，逐步形成的唐宋时期墓葬，均为小型墓葬。主要分布在城市东南部及中北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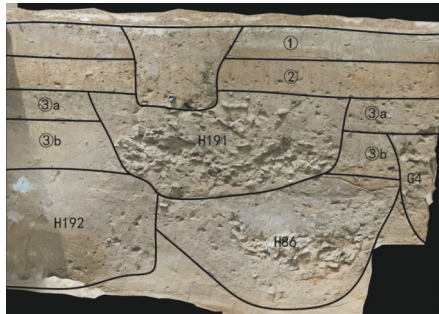
此外古城内还发现与古人生活密切相关的遗迹，如水井、窖穴、灶、灰坑等近百处。2023年考古发掘区域位于东垣古城遗址



东垣古城遗址考古勘探总平面图



出土陶纺轮



东垣古城遗址博物馆拟建区域地层示意图



棺帽M5

址东南拟建遗址博物馆区域。此次发掘工作从2022年11月至2023年7月，发掘面积1680平方米。清理各类遗迹200余处。本年度发掘区包含了两个时期的文化堆积，即西汉和东汉时期，主要包括灰坑、道路、房址、冶炼炉、灶址、墓葬、水井等两汉时期遗迹。出土可复原文物258件。陶质文物主要包括生活类用具、建筑类用具、手工业用具等，其中生活类用具具有盆、罐、盘、内足炉、陶钵、陶甗等；建筑类用具包括瓦当、筒瓦、板瓦、井圈、陶构件等；手工业用具具有纺轮、制陶工具、钱范等。铜器主要为铜镜、铜带钩、铜箭镞、铜环、铜簪、铜器盖、铜饰件、铜钱等。铁器主要包括农业用具和生活用具，其中农业用具主要为铁犁铧、铁斧、铁铲；生活用具主要为铁熨斗、铁钩等。骨质文物主要为骨簪。石质文物主要为石纺轮、石锤、磨石、石臼等。

本次发掘发现最丰富的遗迹位于③层，③层为两汉时期文化层，是该遗址最为繁荣时期。灰坑分布密度很大且种类繁多，遗址出土的灰坑有些明显是遗址主体废弃以后人群活动形成的垃圾坑及建筑瓦砾堆积坑；有些灰坑深度超过2米，且包含物较单一，只在灰坑底部堆积包含有陶片及动物骨骼，或有祭祀坑的性质。路网的发现反映了东垣古城遗址两汉时期的城市交通情况。

## 初步认识

东垣古城北部大型建筑基址的发现，很可能是秦代恒山郡郡治、两汉魏晋时期恒山国及真定国官署区所在。在大型建筑基址北部发现有一处高台建筑基址，这一高台建筑很有可能是先秦时期宫城高台建筑的延续，“高台榭，美宫室，自鸣得意”（《史记·苏秦列传》），同时还具有重要的防御功能，既便于瞭望，又利于防守。

除官署建筑外，城内仓储、手工业作坊、民居里坊等在城内的布局也同样重要。东垣古城城内地势较为平坦，道路平直，而纵横交错的路网也将城区划分为若干区域，这些区域的功能存在着差异。经过此次勘探工作发现，东垣古城存在较为明显的功能分区。

通过2023年度全面考古勘探和初步发掘工作，结合历年考古工作及文献资料，初步探明了东垣古城的城市基本形态和空间布局，了解了东垣古城的城市规模、尺度和要素。东垣古城属于太行山东麓冀中南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特别是两汉时期最高等级中心城市之一。始建于战国，经过战国至西汉、东汉、魏晋时期多次大的修筑、扩建、改建，主体年代在两汉时期。两汉时期也是东垣古城最繁盛的时期，魏晋以后逐渐衰落。

东垣古城遗址2023年度考古勘探发现的“三纵三横”路网体系与大型夯土基址群的城市布局，增添了学术界对战国到汉代郡国城市制度的新认识。发掘出土的建筑遗迹与手工业遗迹，补充了石家庄地区两汉时期生业形态的相关认识，对认识当时该地区的文化面貌具有重要意义。

东垣古城是近年来石家庄市开展先秦两汉时期工作规模较大、发现较为丰富的城市考古遗址，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为冀中南地区城邑考古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执笔：刘国宁 石博天 李鹏为 余俊英）

## 工作背景

2021年3月22日，常州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准备对常州市大红旗路南侧、常林路西侧地块进行商业开发，常州市文物局委托常州市考古研究所对地块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工作。勘探结束后在地块内发现史前文化遗存，本次调查勘探的地块位于崧泽文化时期新岗遗址西南，直线距离约317米，暂定名为新岗遗址贾家塘地点。

新岗遗址位于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五星街道，港务路以北，长江中路东侧。遗址所在地原为一座小山岗，分布面积较广，后因修建厂房和工业园区被平掉一部分。

新岗遗址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自80年代以来，出土了多件新石器时代器物。1991年，常州博物馆考古部对遗址进行了试掘，发掘墓葬6座，完整器30多件。

2002年至2008年，常州博物馆考古部与南京博物院考古所联合，为配合沪宁城际铁路及周边厂房的建设，对铁路南北两侧进行了多次发掘，累计发掘墓葬118座，发掘面积共1700多平方米，其中新石器时代墓葬115座，春秋墓葬1座、汉墓1座、宋墓1座。

本次发掘自2022年1月20日开始，截至2023年6月12日，发掘墓葬209座，其中新石器时代墓葬52座，出土器物632件(套)。

## 遗迹与遗物

发掘区原本地势较高，因为修建厂房已被推平，对遗址有较为严重的破坏，勘探前有较厚的渣土，经过清表后，史前文化层基本已暴露在地表，整体堆积已较薄，各层大体上呈水平状分布。发掘墓葬209座，其中新石器时代墓葬52座、

贾家塘地点考古发现  
江苏常州钟楼区崧泽文化新岗遗址

新岗遗址贾家塘地点发掘区航拍照



M331平面图

宋至明清墓葬157座。新石器时代墓葬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土坑，个别墓葬残留木棺痕迹。大部分墓葬内可见人骨，部分保存较差，葬式以仰身直肢为主，多数头朝北，部分朝南。

墓葬内随葬器物有陶器、玉石器，以陶质生活用具为主。陶器陶质主要有夹砂和泥质两种。出土器物以素面为主，纹饰有镂孔、刻划纹、剔刻纹、弦纹等。镂孔多由圆形、弧边三角形等元素组成纹饰带，主要位于豆柄和簋的圈足上。陶杯底部常见的各种圈足以花瓣圈足最具特色。陶器器形有鼎、豆、壶、罐、杯、甗、盂、纺轮、陶拍等，以鼎、豆、杯、壶、罐为基本的随葬组合，陶杯数量较多，杯身多作觚形或卵圆形。出土少量纺轮，圆饼状或纺锤形，纹饰有编织纹、几何纹等，与新岗遗址出土纺轮纹饰相近。石器主要为石斧以及少量的石铲和石铖。石铲常位于头骨下方或肩部附近，石铖主要位于墓主腹部。玉器有环、镯、璜、玦，其中玉钺和玉镯在同一墓中出土，位于墓中部，但人骨已不存，不能准确判断与人骨的位置关系。玉璜大多出土于墓主颈项附近。

发掘出数量众多的柱洞，主要分布在西北、东部和中部，由于被晚期遗迹和现代房基破坏严重，目前能较为明确的房址5座，房址基本为地面建筑，未发现基槽，部分房内有灰层和炭屑，没有发现明显的红烧土遗存，地面也没有烧结的痕迹。其

## 贾家塘地点出土器物



中一个较大的房址(F23)位于发掘区北部偏西，呈三角形，坐北朝南，中间有隔墙，F23靠近土台上等级最高的墓葬。其余房址(F24至F27)均集中于发掘区南部，方形地面建筑，根据门道判断大部分坐北朝南。



## 收获和意义



本次发掘较为重要的收获是发现一处较为完整的史前墓地，根据出土器物判断为崧泽文化时期，发掘区中央为一人工平整的土台。根据地层剖面判断，土台修筑选择的地点应为该区域的一处高地，由于受到后期建设的破坏已成平地，史前墓葬基本都开口于地表。土台修筑方式为先在高地周围取土，然后在高地上覆土进行平整形成土台，最后在土台上葬墓，挖掘排水沟和灰坑等。根据地层以及墓葬的叠压打破关系可以推测土台经过多次扩建增高。

土台上的墓葬有比较明显的分区布局，可以分为5个区域，其中I区是土台上等级最高的墓区，出土玉钺、玉镯、石铖等象征身份的器物。墓区中除IV区墓葬头向基本朝南外，其余墓区头向朝北，这些墓葬特点同上海崧泽墓地类似，表明不同墓区可能存在早晚关系。墓葬中出土崧泽文化时期较为典型的鼎、豆、杯、壶等器物组合，同2009年新岗遗址出土的器物较为相似，不同墓区墓葬中出土的器物种类、数量有较大的差异，表明各个墓区有较为明显的社会等级分化。

本次新岗遗址贾家塘地点的考古发掘为研究崧泽文化时期聚落形态结构提供了新的材料，同时对研究整个新岗遗址崧泽文化时期社会分工、生产生活方式有重要的意义。

（常州市考古研究所 执笔：王偃人）

陕西神木杨家城城址考古新收获  
范公词中孤城

杨家城城址位于陕西榆林神木市店塔街道杨家城村西北的“杨城山”上，在神木老城区北约15千米处，传为北宋著名爱国群体杨家将故里并由其驻守，故俗称“杨家城”。以往，据文献、地望和相关实物将该城址考证为唐宋时期麟州城之所在，故又被称作“麟州故城”，公布其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即采用此名。2022年至2023年的考古发掘和整理工作进一步夯实了杨家城城址的结构、性质和内涵。



杨家城城址平面结构图（自南向北鸟瞰）



内城南门发掘全景（上为北）



内城南门瓮城1号建筑平面布局（上为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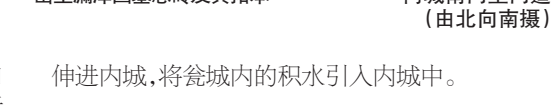
房址内遗物出土状况



出土遗物



出土漏泽园墓志砖及其拓本



内城南门主门道（由北向南摄）

伸进内城，将瓮城内的积水引入内城中。

## 多重证据表明此为麟州

本次工作为杨家城城址下一步科学保护提供了重要的考古支撑，同时也迈开了该城址系统考古发掘和研究的重要一步，为深入探讨其年代和性质打下了坚实基础。

出土遗物的时代特征是判断本次发掘遗迹的基础材料。结构清晰、布局有序的建筑设施内出土遗物非常丰富，包括砖瓦、瓷、铁、陶、石、骨、铜等各类，其中砖瓦、瓷器、铁器、石器及钱币数量最多。砖瓦常见“官”字款砖瓦、手印纹条砖、兽头吻吻、莲花纹瓦当以及漏泽园墓志砖；瓷器多施黑、褐、青釉色；铁器多见铖、矛、甲片、镞等；石器多见石斧和碾、磨、杵、臼等；钱币除少量“开元通宝”外，其年号多为淳化、景德、天禧、熙宁、庆历、至和、治平、元丰、大观、政和、宣和等北宋年号，不见北宋以后年号。陶器器形显示的唐宋时期特征较为典型，特别是钱币年号、漏泽园墓志纪年均不晚于北宋。杨家城城址位于宋、辽、西夏交界之地，加之城墙高大厚实、多重城垣设防、出土兵器数量较多，彰显其突出的军事性质。加之“官”字款砖瓦、漏泽园墓志等遗物的发现，说明杨家城应为北宋时期一座重要的州县级别边城，绝非一般军事要塞所能比拟。此外，城址周边出土的高世忠墓志、征集的徐德墓志，也为杨家城形制判断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综上所述，年代、地望、级别、性质以及相关文字性遗物等方面的多重证据表明，神木乡民所呼“杨家城”应为唐宋时期之麟州城。

麟州，宋隶河东路，地处南流黄河以西（“河外”），是北宋控扼西北、抵御辽夏的重要州城，与府州、丰州共同构成防御西夏的北部屏障。终北宋一朝，宋夏在该地区的争夺从未休止。正因于此，在范文正公经略西北时被写入《麟州秋词》。可见，麟州是唐宋时期北方军政要镇的典型代表，同时也是河套地区民族融合统一进程的见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 神木市杨家城保护建设领导小组指挥部 执笔：邵晶 裴学松 韩伟 郝志国 黄晓龙）

连通瓮城与内城。单门道，长25、宽4~5米，南口以砖石包砌，门道内地面原应坚实平整。两壁近直，残高3.2米，遍立对称密布的方柱（排叉柱），柱间距20~30厘米，柱宽约22厘米，最大残高约1.9米。立柱与两壁之间是布满整个墙壁的横铺方石，横木外涂抹黄泥，黄泥之上再抹白灰，局部可见刻划图案。立柱与横木均遭焚烧，严重炭化。主门道中部保留有倒塌并已焚烧过的木门；墩台两座，分立主门道东、西两侧，分别与两侧的内城南墙相接，形制规整，黄土夯筑。西墩台大，近方形，边长23米，顶部残留砖铺地面，距主门道地面高约11.5米。东墩台小，呈南北向长方形，长23、宽12.5米，高与西墩台齐。

瓮城位于主门道南侧，平面近马蹄形，城墙亦由黄土夯筑而成，瓮城东墙顶部残存铺地铺地与砖砌排水沟，部分砖上戳印“官”字，距瓮城地面高约9.5米。瓮城内东西长31~48.5米，南北宽25.7~34米，城内地面整体呈东南高、西北低之势，与瓮城门道以坡道相连；瓮城东墙南部开一门，即瓮城门道，东西向连通东墙与瓮城，长约16.3、宽5.1米，两壁残高0.9~1.5米，两端均外延铺石坡道。其基本形制与主门道类似，两壁亦有立柱和横木结构，所不同的是，在瓮城内的建筑群和储排水设施，本次考古工作出土遗物主要发现于这些遗迹中。内城南门瓮城内四角各坐落一组建筑，呈向心性分布，均背靠城墙，朝向瓮城内开门。四组建筑外墙主体均为砖砌筑，墙体内有柱洞和壁柱槽。每组建筑内部以小石块、砖瓦或夯土墙分隔出若干小房间。房间内有石板“炕”、灶、窖穴、地炉等生活设施，居住面上散落陶器、瓷器、石磨、石臼、钱币以及兵器等遗物。如1号建筑整体平面呈长方形，门道朝南，南北长10.15米、东西宽11.5米，总面积约117平方米。内部以土坯墙或小石块砌墙分隔出7个小房间，房间内多见石板炕和灶台，已使用煤炭燃料。另外，瓮城内还发现了由导水沟、储水坑等设施构成的储排水设施。其中1号导水沟位于瓮城中部地势最低洼处，东南—西北向经主门道地下延

需要着重介绍的是瓮城内的建筑群和储排水设施，本次考古工作出土遗物主要发现于这些遗迹中。内城南门瓮城内四角各坐落一组建筑，呈向心性分布，均背靠城墙，朝向瓮城内开门。四组建筑外墙主体均为砖砌筑，墙体内有柱洞和壁柱槽。每组建筑内部以小石块、砖瓦或夯土墙分隔出若干小房间。房间内有石板“炕”、灶、窖穴、地炉等生活设施，居住面上散落陶器、瓷器、石磨、石臼、钱币以及兵器等遗物。如1号建筑整体平面呈长方形，门道朝南，南北长10.15米、东西宽11.5米，总面积约117平方米。内部以土坯墙或小石块砌墙分隔出7个小房间，房间内多见石板炕和灶台，已使用煤炭燃料。另外，瓮城内还发现了由导水沟、储水坑等设施构成的储排水设施。其中1号导水沟位于瓮城中部地势最低洼处，东南—西北向经主门道地下延

本次考古工作的发掘重点选定在破坏现象非常突出的内城南门区域。内城平面结构相对规整，略呈平行四边形。内城南门位于内城西南部，结构清晰，保存较好，以下分主门道、墩台、瓮城、瓮城门道、瓮城内建筑群、储排水设施等部分依次介绍。

## 内城南门恍若昨日倾颓

本次考古工作的发掘重点选定在破坏现象非常突出的内城南门区域。内城平面结构相对规整，略呈平行四边形。内城南门位于内城西南部，结构清晰，保存较好，以下分主门道、墩台、瓮城、瓮城门道、瓮城内建筑群、储排水设施等部分依次介绍。

主门道位于内城南墙偏西处，形制规整，南北